那年的那封信

转眼间，许多年过去了，那一段参军经历已经成为了历史，然而每当八一建军节时，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就会浮现出来……那年我18岁参军来到内蒙古军区边防二连，每天执勤、站岗、巡逻，渐渐地与草原牧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深深地爱上了这里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多次写信邀请女朋友来这里共同分享我守卫的草原美景。这是我写给女朋友其中的一封信，分享以此纪念今年的建军节。

英子：

你好！

前些时候去信不知道收到没有，未见回音，今去信把我这里生活环境告诉你，进一步增进你我之间的了解，边防哨所和草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荒凉、枯燥、可怕。可爱的英子，你晓得我为什么这样爱恋边疆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吗？说出来也许你能够理解，这儿是烈士鲜血染过的地方，是世世代代各族人民劳动生息的地方，所以，这儿的土地是多彩的，牧区的人民是可敬的，这儿的哨兵也是快乐的。实在抱歉，你上次出差到部队仅有一天的时间，实在太短，我没有陪你到草原上进行一次深入的旅游。不过，这样的机会一定会有的，而且会使你满意。英子，你知道吗？这里每当惊蛰一过，草原醒来了，冰雪溶化了，清澈的河水流动了，蓝天飘来了彩云。迎春的鸟飞，报春的鸟叫，随后春风而至，一夜间，绿了草地，绿了山坳，绿了小树林，绿了巡逻的小道，也绿了哨兵的心潮。不是和你摆弄文字，也不是我浮夸，实在是太美了。“飞出去吧！做一只小鸟，投进春天的怀抱吧！”。英子，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情，那是五四青年节，我们团员和其他青年在草原上，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寻宝”游戏。大家把金属矿藏的名字写到小纸条上，分别放到树杈、草根和石块等处，谁找到了“矿藏”就按其贵重价值，给予象征性的奖品。只见战友们如一个个在风雨中穿行的紫燕，一会钻到树丛里，一会蹲到花草旁。没多久，这个说：“我找到了金子！”那个嚷：“我发现了大煤田！”突然，一群沙半鸡从草丛里飞起来，大伙又喊：“我们发现了沙半鸡！”刚找到沙半鸡下的蛋，旁边又发现一只野兔，眼看野兔就要被捉到了，突然，从梭梭丛里惊出一只黄羊，接着，大家又转而追捕这块“肥肉”。说真的，草原上的动物很多，有些是珍贵和稀有的，我们都特别加以保护，就连数量繁多的各种鼠类，也不随意灭杀，而要捕杀的，我们常常协助当地社队捕拦，支援鼠皮出口。你觉得好玩吗？。英子另外告诉你，上学时你不是对生物特别感兴趣吗？来吧，草原上的昆虫很多很多，一些都叫不上名字。例如，类似蝈蝈的大家族中仅知道名字的就不下于十几种，什么沙沙虫、扁豆钩、豆蝈蝈、草蝈蝈、火蝈蝈、还有“三叫驴”等。尤其是一种当地叫“油拉罐子”的大蚂蚱，真像一个大油罐子，浑身圆溜溜的，走路摇摇晃晃。据说，草原上的人常将它当润滑油用，花轱辘车吱吱叫了，随便找几只塞到车轴里，顿时就没有了声响。当地有的人还有吃它的习惯，家里来了客人或要改善生活，便提回一些，用油煎吃或炸着吃，味美适口。有的还用它喂鸡，鸡吃了蛋下得又多又大。所以，这次给你写信不仅是邀请你来游玩，而且要你来和我一起品尝一下，我亲手为你做的草原鲜美的饭菜。实话实说，这里的夏天确实很好玩，虽说冬天这里白雪皑皑，有时气温达到零下40摄氏度。仍要站岗巡逻，训练执勤，虽然苦点累点，但是对我这个七尺男儿来说不算什么的。英子，这里不仅自然风光好，牧民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虽然还有一些问题存在，比如牧区的孩子们，常常因为缺乏老师而着急。在我们哨所的旁边，就有一所牧民学校，现在急需一名生物老师，我想你是最适合的人选，英子，来吧，让我们一起为第二故乡的人民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英子，希望你回信把想法告诉我。

盼望你早日到来！

此致

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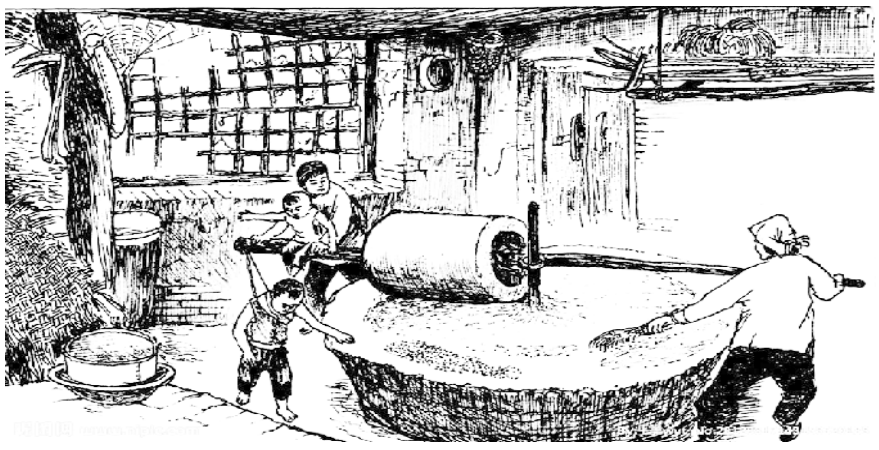
祝：健康平安。

你的俊林

1993.06.30

文/刘守林

石磨情



“收石磨子啦！”

几个人开着拖拉机装着收来的磨盘在武川县的农村中走街串巷吆喝着。我出于好奇前去问个究竟。“收什么磨子，做什么用呀？”我问。“就是过去磨面用的石磨子，30元钱一对，为大城市旅游景点安装！”对方回答。

一声收石磨子的吆喝声，把我的记忆拉回到50多年前的孩童时期。那时，打下的粮食，稻脱壳，麦磨面，我们这些农村娃，是伴着石磨长大的。小时候帮着大人推磨，探前身子双手举过头顶往前推；后来双手借助胸脯往前推；再后来人长高了，磨棍从胸脯上移到小肚子上，一只手还能空出来拨粮食入磨眼。记得我第一次推磨是在晚上，天快亮时，我一觉醒来，不见了母亲，磨房里传来“呼呼”声，我知道母亲又起早推磨了。父亲出外干活，母亲舍不得叫醒姐姐，便经常自己起五更爬半夜推磨。我跑到磨房里，看着干活的母亲，觉得她一下子老了许多，白发苍苍，汗水一滴滴落在磨道里。我连忙抱起另一根磨棍，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帮母亲推磨。母亲开玩笑说：“有公鸡劲大儿吗？”我还不服气，当母亲一停下磨，去筛面，任我怎么推，石磨仍一动不动。于是母亲对我说：“干饭好吃秧难栽，馍馍好吃磨难捱嘛！”从那时起，我便记住了母亲的话，只要我一发现母亲推磨，便跑来帮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磨棍从头上移到小肚子上。

后来，生产队在加工厂添加了电动的小型磨面机，母亲再也不用自己磨面了。什么时候需要磨面，什么时候将粮食背去，人家就什么时候给你磨，磨完了，只需要付几个加工费就可以了，非常方便。后来，加工厂又进了几台磨面的大型设备，实行“用粮换面”业务，统一生产，谁来谁换，就连附近村子里的人们也到我们村子来换面了；再后来，磨面也市场化了，我们村里就出现了许多磨面机，还有磨玉米的，碾黄米的，除了可以“以粮换面”外，还可以直接买面粉。还有人图个干脆，麦收一完就把粮食全部卖给面粉厂，吃时再买面粉回来；有人则把粮食全部存进面粉厂，什么时间吃什么时间取面粉，一家一折，存取自由。

“你家的石磨卖不卖？”收石磨人大声问道。好长时间我才从回忆中回过神儿来，急忙回答：“不卖！不卖！”

石磨作为时代变迁的见证者，有机会找块空地，把它安装起来，用它教育下一代，不忘农民过去生产生活的艰辛，让石磨也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文/乔峻岭

斗笠

犁耙和镰刀是记忆中的云朵，斗笠也是。那些曾经的农具和用品，在记忆的天空飘来移去，打磨着简朴的日子和时光，在时代的山谷中晃动着一抹抹影子，如今怀想起来，依旧亲切又明快。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笋皮笠子荷叶衣，心无所营守钓矶”。这些斗笠诗，儿时上学时便曾读过，斗笠我更是亲历过。那样的流年里，斗笠就像一棵树，牢牢扎根在生活中。

斗笠，一种遮挡阳光和蔽雨的编结帽，用竹篾、箭竹叶为原料编织而成，有尖顶和圆顶两种形制，又名笠帽、箬笠。那时我家的斗笠挂在西墙上，灼灼夏日，父亲从西墙上拿了斗笠戴在头上，在庄稼地里锄草、浇水，斗笠就成了父亲的一把遮阳伞。那次，低沉的天空在下雨，庄稼地注满雨水，青苗泡在了烟雨里。父亲身披蓑衣，戴上我家的竹斗笠，像出征的士兵，迈开脚步在风雨中朝田野奔去。好大一会儿，庄稼地排干了水，淹没的青苗油亮亮地直起了腰。这时雨住了，开怀的父亲像个孩子，望着大片庄稼呵呵地直笑。

我家的斗笠经过暴晒和雨浸，终有一天穿了几个洞。父亲不舍地拿在手里，摸了又摸，瞧了又瞧，然后走到西墙边，双手捧着破旧的斗笠，又慢慢挂在西墙上。没事的时候，父亲会在西墙驻足一阵子，斗笠的影子总晃动在父亲的视野里。

父亲开始动手编织新斗笠了，先将绿竹用篾刀剖成筷状的竹条，然后刮光滑。坐在我家的小院里，父亲用“挑二压一”法，即挑起两条经蔑压住一条纬蔑，认真地进行编织。从编笠顶到编笠沿，要经过好几道工序，在快乐的编织中父亲一气呵成，一个崭新紧实的斗笠就做好了。

我家又有了新斗笠，接下来的日子依旧简单而朴实，可不知怎的，父亲心里却特踏实。新斗笠也挂在了西墙上，与旧斗笠并肩而立，两个斗笠像一对亲兄弟，默默传递着心思和祝福。那天风雨大作，雨水浸透了我家的老屋，硬朗的父亲手一拍，起身来到西墙边，双手握紧编织成的新斗笠，往头上一罩，披上蓑衣就去修缮屋子去了。雨水不住地往下流，斗笠和蓑衣罩住了如注的雨，父亲似乎没怎么费力气，便将老屋修缮好了。一回到屋里，父亲轻轻地摸了一下斗笠，很小心地又挂在了西墙上。

“已分江湖寄此生，长蓑短笠任阴晴。鸣桡细雨沧洲远，系舸斜阳画阁明。”又读名家斗笠诗，我在诗词中觅得斗笠的云朵，还在往昔的岁月里，看到了天空下父亲头戴斗笠的身影。斗笠，是故土的一缕缕情思，忍不住从我思想的清水边汩汩流淌出来，一直流到清新的日子里。

文/董国宾

草上飞

内蒙古金戈铁马、烽火边城的往事夯进草原的金界壕，筑进了阴山山脉的长城，吹入浩瀚大漠的烽燧……你念念不忘的往事呢？推开记忆的大门，时光的船逆流而上，欢乐与忧愁又一次溢出你的胸膛……

来稿请在电子邮件“抄送主题”一栏填写“草原往事”。同时，为了方便发放稿费，请在稿件中附上通讯员中国银行的卡号。

Email：bfxbcyws@163.com